

華人代寫作業一頁\$100 暴賺?揭秘留學生灰色產業

小林目前因為有其他副業,已減少代寫的訂單,且傾向接只需修改和潤色的文章。(受訪者提供)

在美國的華人(專題)留學生(專題)無奇不有,有人花高額學費讀名校,還願意付費請人代替學習和寫作業。這些需求,催生出代寫行業,相關服務的廣告也在留學生社群裡傳播。華人小林就是一名業餘寫手,通過代寫賺了不少錢,也接觸到不同的客戶,並為此感慨「我代寫賺錢是為給自己攢學費,而有人不愁學費還付錢找代寫」。

小林目前是洛加大(UCLA)的一名研究生,此前她曾在中國的某留學中介工作過兩年,負責輔導申請美國高中的學生。在那期間,會有學生拜託她幫寫文書,她也開始接觸代寫申請的業務,「許多學生什么都不用做,中介會打理好所有,文書、簡歷、獎項都可以編造」。來美讀研後,之前的同事和學生繼續給小



林介紹「生意」,出於人情和攢學費的考量,小林每月仍會接手一、兩篇文章。

和小林一樣,大多寫手只是兼職賺零花錢,但其中也不乏職業代寫。他們大多通過微信群接單,也有人選擇單打獨鬥。小林表示,這行很看人脈,誰能接觸到需要代寫服務的學生群體,

誰就有話語權。代寫微信群的群主大多人脈很廣,他們制定規矩,包括價格、服務流程和抽成比例,並作為客人與寫手間溝通的溝通。此舉保證群主能從中收取中介費,也使寫手的工作重心放在寫作上,而無需擔心與客戶打交道。但如果寫手想賺更多錢,還是需要積攢人脈,並另起爐竈。

根據小林經驗,需要代寫的客戶以大學生居多。通常分兩種,一類是偶爾來不及寫作業,或不想花時間在選修課的客戶;還有一類,則是完全無心學習,只想順利拿畢業證的學生。第二類通常家境富有,他們能申請上名校,錢與留學中介的包裝功不可沒。他們出國留學只為拿張文憑,不想上課也未必聽得懂課程。這類學生甚至雇人「包課」,也就是找人代替上課、寫作業和考試。富二代學生通常出手大方,小林曾聽說過每頁高達100元的代寫訂單。

當然,也不是所有客戶都一擲千金。小林也

遭遇過溝通到一半就消失,或拖欠尾款,或故意找茬要求退錢的客戶。還有精明的客戶,通過當中間商賺差價,假裝他有需求,實則是提交別人的作業。

代寫的定價要看具體科目和難度,通常理工科作業收費更貴,尤其是理工科 project(研究項目)。論文類作業的定價則看是否需要寫手查閱文獻或做研究,需要做研究的收費更高。小林比較熟悉文科論文的定價,通常1500字的文章收費在40到100元不等,完成時間5至7天,如果加急需額外收費。

提到代寫的風險,小林指出,寫手只要待幕後,不出面替學生上課,就沒什麼問題。如果寫得不好,或被判為抄襲,也是學生受影響。不過寫手會因此口碑受損,未來很難接到新的訂單。小林目前因為有其他副業,已減少代寫的訂單,且傾向接只需修改和潤色的文章。她表示,「這行水很深,若能光明正大的賺錢,還是不要碰代寫」。

中國式相親公園驚現北美 大批華人父母為子女操碎了心

一年一度情人節,祝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情人節前那個周末,加拿大通訊社記者發現加拿大出現了一個中國式的相親公園,來相親的不是年輕人主角,而是他們的父母,成群結隊的講中文的中老年人互相傳遞自己孩子的照片,為孩子的人生大事操碎了心。

根據加通社報道,在大溫哥華地區公園的一角,人們正在尋找幸福的婚姻。

成群結隊的講中文的中年和老年人拿出智能手機或掏出錢包,互相傳遞孩子的照片,在開始為孩子相親之前微笑着點頭致意。

你家是女兒還是兒子?他們幾歲?他們在哪里上的大學?他們在哪里工作?

也許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他們目前仍然單身?

溫哥華本拿比的中央公園,複製了中國一些城市的現象,已經成為華人父母相親的角落。

2月11日,情人節前那個周末,有20到30位華人父母來到相親角聚在一起。

組織者王先生(Terry Wang)說,到夏天會有100多個父母來,場面非常熱鬧。

相親角公園是一個神奇的地方,王說,「如果你來這裡,請相信愛的力量。」

王先生用普通話採訪說,自去年夏天以來,他一直在經營這個「線下相親點」(off-line dating site)。

王說,在過去幾個月里,「線下相親點」在華人父母中越來越受歡迎,並且配對成功率很高。

「有些父母是相親角的常客,有一天他們忽然不再出現,後來他們邀請我參加他們孩子的婚禮」,王笑道。

王說,他發現這個相親過程「幸福而有益」。

據王先生介紹說,這個相親角落由一個網上在線討論小組發展起來,該群組有由300多名中國移民所組成的,為自己的孩子或自己尋找配偶。

「很多華人家長和孩子都覺得自己的社交圈子有點小,希望在大溫哥華地區結識更多志同道合的人,這個相親角充當橋樑」,王說。

在周日和周四,相親角也在溫哥華列治文的一家購物中心舉行。

王說,他個人有興趣組織這些聚會,他自己女兒也快26歲了,他每周都會去本拿比相親角,希望能夠為她找到一個丈夫。

「雖然我不太擔心,但現在是時候開始約會談戀愛了」,他說。

王說,相親角的想法來自於他在河南的一次經歷,在那里他遇到了一個「相親角」,父母互相介紹自己的孩子。

卑詩大學 UBC 社會學副教授錢樂(Yue Qian,音譯)說,她是第一次聽說加拿大有相親角。

但錢教授說,她並不感到驚訝,因為類似的相親角在中國的一些城市很受歡迎,包括上海和北京。

在上海人民公園一個著名的相親角,中國父母聚集在一起並展示標語牌,上面列出了他們孩子的特點,希望能找到合適的對象。

「在我的研究中,許多在溫哥華的華人移民發現這個地方與世隔絕,甚至很難找到朋友」,錢教授說。

錢說,與重視「個性」的西方文化相比,中國或亞裔文化更加「以家庭為中心」,在這種環境下,結不結婚這個問題已經不僅是孩子的問題,也是父母的問題。

「一些研究表明,對於在大齡還未結婚的孩子,他們的父母更有可能患有抑鬱症和心理健康不佳等問題」,錢說。

她補充說,到一定年齡還沒有結婚的孩子也存在耻辱感。

然而,錢認為,華人父母有時應該退一步,讓孩子可以控制他們的戀愛。

「他們需要尊重孩子的決定,而不是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孩子。」

王先生同意錢教師的這個說法,認為

談戀愛是個人的事情,父母可以做的只是介紹潛在的對象。

「對於來到相親角的父母來說,他們得到了孩子的支持,父母能做的就是搭建橋樑,但他們的孩子會決定他們是否要過橋。」

所以,婚姻並不是父母做主,華人父母只是穿針引線,為孩子的未來操碎了心。

今天情人節,希望談婚論嫁年齡的孩子們都能找到夢中的白馬王子和白雪公主,情人節快樂!



種族歧視與濫射事件頻繁 美國亞裔越來越想擁槍自重



COVID-19 疫情爆發後,美國反亞裔仇恨犯罪有增加趨勢,過去跟槍支比較沾不上邊的亞裔社群開始心生擁槍自衛的念頭。近日加州

兩起槍击案又助長這樣的心態。

35 歲華裔瑞奇·林(Ricky Lam)本來一向跟槍保持距離,但是自從日前發生兩起震撼加州亞裔社群的大規模槍杀案以來,他開始重新考慮。

他告訴法新社:「我仍然在觀望中。我不知道要不要買把槍。但是新發生的槍击案提醒我必須作個決定。」

瑞奇·林與家人同住距蒙特瑞公園(Monterey Park)數英里之遙的洛杉磯郊外。蒙特瑞公園上個月農曆春節期間剛發生亞裔長者舞廳槍击事件,造成 11 人喪生。

案發兩天後,加州北部再傳 66 歲華裔男性槍击亞裔為 7 名農場工人的案件,檢方指稱那是一起工作場所槍击。本案被告趙春利(Zhao Chunli,音譯)定明天在半月灣(Half Moon Bay)附近出庭。

兩起亞裔攻击亞裔事件打到瑞奇·林痛處,他的父母甚至還認識蒙特瑞公園槍击案中一些被害人。

與此同時,COVID-19 (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情散播期間,種族主義攻击近年來有增加趨勢,在在都讓瑞奇·林現在得重新考慮自己對於擁槍的態度。

他說:「一直以來,我父母都告訴我,擁槍會招致噩運。但那也是自衛時的極佳工具,與其靠好運氣,我寧可擁有實質保護。」

6.6% 美國人認為自己是亞裔。雖然沒有精確統計,槍支產業觀察人士表示,相對於其他族群,槍支問題通常比較不會牽扯到亞裔身上。

吉佛茲槍支暴力預防法律中心(Giffords Law Center to Prevent Gun Violence)的亞力克斯·阮(Alex Nguyen)表示,與日俱增的安全疑慮已經

導致少數族裔買槍情況激增,其中許多與疫情以及反亞裔仇恨犯罪日增有關。

他說:「自從疫情爆發以來,人手一槍情況有升高趨勢,尤其是在包括亞裔美國人等有色人種之間。」

根據主要行業組織全美射擊基金會(National Shooting Sports Foundation),超過 27% 的槍支专卖店通報 2021 年亞裔顧客增加。

亞力克斯·阮說:「因為上述缺乏安全感和種族偏見的情況,亞裔美國人心生畏懼而買槍。」

提姆·陳(Tim Tran)正好就是這樣的案例。一頭蓬亂綠發的這位 30 歲同性戀者是越南裔美國人,他先於 2021 年底買了他的第一把貝瑞塔手槍,最近又買了把獵槍。

他說:「過去兩年來我聽到的所有反亞裔仇恨事件,多少讓我產生必須找個什麼來自衛的心態。」

華二代心路歷程:在亞裔文化中 羞耻感是種強烈的情感?

維生素 A 我的亞裔父母和許多人一樣,不理解我的抑鬱或焦慮。公開談論這些情緒對我的影響,就算在今天,仍然是一個需要避諱的話題。

不記得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們把我的藥稱為「維生素」。

回想起來,彷彿有一天醒來,我的父母就下令說,這種(抑鬱症)藥,只是我每天需要吞下去的一系列維生素中的一種,僅此而已。

每天早上,我的「養生之道」都保持不變:一片維生素 C,一片紫錐菊片劑以增強我的免疫系統,一粒噁心的魚油膠囊為了我的大腦健康。然後,在我 16 歲後的某個時候,增加了 50 毫克的左洛復(Zoloft - 抗抑鬱藥),用於我那無法啓齒的「問題」

我的父母是從台灣來到美國的移民。那段時間,我情緒狀況極不穩定,超過了他們的心理承受能力。但他們盡力了,雖然閉口不談我的抑鬱症,但至少保證讓我吃下我的藥。

所以每天早上,他們都會說:「不要忘記你的維生素。」

走過傷痛 在像我這樣的家庭中,心理健康是一個需要迴避的話題。雖然自殺是美國 15 - 24 歲的亞裔年輕人的主要死因,但研究表明,在所有族群中,亞裔使用心理健康服務的可能性最小。

亞裔的文化中有一些相通的地方:不談論個人情感,堅信努力工作可以解決所有問題。這

種文化讓不少亞裔難以接受精神疾病的存在,也難以理解心理治療的好處。

我很瞭解,因為這都是我的親身經歷。我的父母長期以來一直排斥某些藥物和治療,雖然他們心里明白這是必要的。

當我回想起我生命中的這段艱難時刻,腦海中浮現的是我父親的形象,在我的處方藥劑量減少後,他用切藥器煞費苦心地將左洛復藥片一片片切碎。我還記得,他每個星期二都請假,帶我去看治療師,雖然他並不信任那位女士,並且和她至少發生過一次爭吵。

正如我在最近一次的家庭視頻聊天中和我姐說的,雖然我們的父母並不完全接受我的精神疾病,但至少他們能夠讓女兒得到需要的幫助。

我姐姐愣了一下,然後小心翼翼地問:「你是這麼看當時所發生的事的嗎?」

姐姐把攝像頭轉到父母坐的地方,在視頻畫面里,我的父親溫柔地哄著我剛出生的姪女

在門廊上小睡,這一幅田園詩般和諧的畫面得來不易。走過了多少艱辛,經歷過無數成長,我們一家人才終於克服了過去發生的事所殘留下來的荆棘和傷痛。

但是姐姐隨後告訴我,當時真實發生的事情是:我的朋友因為擔心我的抑鬱情緒和自殺念頭,就跑去學校顧問,學校打電話警告我的父母必須採取措施,不然他們就會讓社會服務機構來干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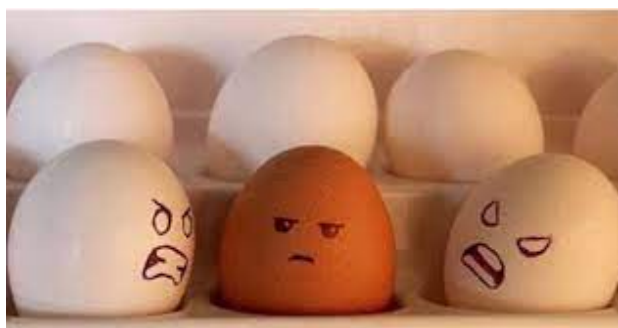
在亞裔文化中,羞耻感是一種強烈的情感。這就是我使用筆名寫這篇文章的原因。

這也是我 17 歲開始從事新聞工作以來的第一次用筆名來寫文章。

在中文中,我們有一個「丟臉」的概念,它比「尷尬」要嚴重的多。

「丟臉」等同於「失去尊嚴和地位」。它是一種類似於羞耻的東西,它支配著我們的社會存在。

我們努力學習,才能找到好工作;



我們努力工作,這樣就能取得成功;我們取得成功,便不會讓自己和家人丟臉。我們只有表現得像個完美的女兒、兒子、母親、父親等,作為這個破碎的種族等級制度中的模範少數族裔,我們才不會讓我們族裔的所有人蒙羞。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心理學和亞裔美國人研究名譽教授諾蘭贊恩博士說:

「如果你通過扮演某種文化或社會賦予的角色來維護你的「面子」。那這就是你丟臉的方式。因為你只要在那個角色上失敗了,那麼你就會以某種方式丟臉。」

精神疾病,在這個耻辱文化根深蒂固的社會中是沒有立足之地的。我早就接受了自己的疾病,但我仍舊只敢用筆名寫作。因為我要面對的不是我的羞耻,而是我父母的羞耻。

在我的青春記憶中有大片的空白,多年來治療師們就建議我屏蔽掉某些回憶,因為它們是創傷性的。

所以我的記憶只剩下支離破碎的片段,我記得我正試圖自殺,而我姐姐在尖叫;我記得我在撕東西,我的手臂上都是鮮血;我還記得和父母不停地爭吵,他們似乎真的不明白發生了什麼。

但我最記得的是一種羞耻感,那種躺在沙發上什麼都做不了的羞耻,那種感到我的人生都是錯的羞耻。在我走出那些黑暗時期後,羞耻感依舊一直籠罩著我。